

譚

墟

堂

摘

稿

鍾墟堂摘稿卷之五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豐城高和雷禮著
序三

贈右司諫郭時望使琉球序

嘉靖戊午春琉球國世子尚元遣陪臣請封爵
聖天子嘉其守禮詔禮部上侍從可使者於是刑科右
給事中郭君時望被

簡命仍賜一品服以行夫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孔子嘗
許其爲士矣是皆冠帶之國交聘而至固未有出

使於異域者惟漢文起自代邸欲鎮撫南粵舉可
使者得陸賈以往賈富詩書有口辯且嘗使其地
爲佗所敬禮卒能令去黃屋稱臣入貢而班史特
侈其事爲羨談琉球居滄溟之中崇山爲國環海
爲固入我

明首來享

皇祖嘉其仰體天道好生興事大之禮

降諭褒獎命奉御路謙等齋符賜玉鑲金銀印一顆凡
以制御島夷大無外之仁也延今二百餘年世脩

臣職入貢不絕遭逢

聖皇更化父子相繼請封號非南粵屈於鎮撫者比則時望之下臨彼國思所以尊我

朝而堅其忠順之心爲何如哉夫忠信篤敬可行於蠻貊而士不辱命必自行已有取者基之陸賈雖有口辯爲他所憚然受鑛千金他物稱是非所以貴名檢示儀刑於外夷故佗雖貌羶而詭竊如故今琉球國王雖奔走効順而郡邑倭奴實後焉第恭每偵中國之政爲向背則今日之命固島夷觀

屬所係寧羣賈口辯已耶時望在諫垣忠厚正直
素行可達於神明近疏西北邊務求所以飭武備
者鑿鑿切事情不爲支詞曲論是其秉禮達節聲
聞四著非必如價之嘗使其地而夷人已凜然知
慕矣茲以文德萊夷人又躬親其事誠思

皇祖所以諭帕尼芝者宣布之諭王知前人徵事

天朝以致延封至今亦必祇奉

勅諭慎守封疆息征戰育下民毋自速戾庶有以警服
其心而奪之氣風及群島畏威懷德則頑彊之習

可革中國有常尊之勢矣後世傳其事而侈言之
則賈之事不足慕也予知時望行已之素則必善
於使命故於其行也借賈爲喻

贈侍讀胡劍西奉告歸省序

予嘗讀詩至四牡勞臣惄惄以不遑將父母爲言
於是見先王體悉宦工至誠懇惻其歸美報上願
天保定者不一而足蓋求忠於孝有若此及觀南
陔之篇說者曰孝子相戒以養也夫有周盛時猶
待於戒而養況於後世之靡靡不溺仕妨孝者可

多得乎我

聖祖繼天立極以孝治天下初用學士宋潛溪侍左右
備顧問而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規模視周
猶爲宏遠

今上繼統綏猷拔劖西爲講幄近臣何異潛溪之委任
使耽榮席寵者處之恨不計日躡遷劖西無待於
戒獨具疏陳情荷蒙

恩假非心

聖祖之心求忠於孝者邪夫學也者所以學爲忠孝也

而成其子者未始不本於父母之善教潛溪性雖忠孝以父尚書翁敦鄉行振俗家規井井其得於庭訓居多中洲翁淳樸不假彫琢奉義恭以孝聞配徐孺人又以賢淑佐之雍睦無間言席厚旨不自有走人所急有負者不責其報早年遊黽校不第援例授遼府禮官輒棄去養素林樊所舉惟劍西一人不溺愛延師謀經史務令洞本原不徒箋筆苟析時勗以古名臣大節事及劍西魁鄉薦取進士編摩史局侍讀經筵翁崇儉茹淡不改其素

自受封以來蟬脫塵澑惟遺書勉以盡忠報國疊
疊不休而劖西用以忠孝顯者非嚴訓時切於心
矣乎嘗莊誦

聖祖賜潛溪歸金華有父子祖孫懽然同聚之諭且命
速造朝庶國家文翰有賴潛溪祗若

聖意萃能潤色一代典章爲開國名臣劖西仰荷

賜告由大江望金陵緬懷

聖祖潛溪交孚之義是何等氣象及泝吳越達金華是
爲潛溪故鄉必將惕然有感曰何幸三百餘年獲

景其盛既而趨豫章抵曲江省嚴慈於庭闈酌春
酒稱觴慶壽懽聚一堂翁問

朝廷事孰爲正人可親孰爲善政可述攢實以對則
將喜其善養志矣毓自襟和由七十躋期頤固未
量也抑予聞之元首股肱相湏甚殷

今上俯恤劖西有如一體而劖西職文翰司納誨亦必
感激

聖恩逮還朝膺寵任異日

經筵進講舉庭訓所得者迎機啓沃仰契

聖惠必曰其子如此其父母之賢可知由之簡畀重任
褒封日隆固於此行基之其聞而羨慕者相率勉爲忠
孝以鳴國家之盛謂非有以風之哉時同鄉在朝
者慶此行闢世教屬予言因敘其盛際以贈之庶
吾鄉爲父母者知教其子爲子者知孝其親亦或
有感於斯云

廣東通志序

廣東古百越地在唐虞時既聲教顧丘索堙坳莫
稽至成周以降稍稍見載籍然上下數千餘年治

亂離合之跡遞禪無常與夫政治得失民心向背
人物盛衰犁然區分不爽次誠編非所以昭世鑑
也先是督撫譚君榦病舊志蕪舛惕然有感曰楊
學員猶帶海纏然不堪輿使文獻無徵刊乎謀之
巡察徐君仲楫議飭敦請官詹黃君佐纂脩各因
代至未觀厥成會烏程潘君季馴繼巡其地至則
嘆曰是豈可已耶復與督撫王君鈞鄭君絅前後
申議殫心博采日與黃君釐正黃君昔爲史官素
稱直筆迺取舊志芟穢正訛補其缺漏爲圖經爲

事紀爲表爲志爲列傳爲外志凡七十卷首本事
原來復隨事發明鑒鑒可底于行志成蔡君結代
巡復重校之夫以一省盛典更數賢始成於是知
天欲以斯文資廣人也使經世者披閱而諦究之
則知羅浮爲衡獄佐命南海當星紀分野固天實
作之以開奇甸其間若秦失屠睢漢激朱芝吳晉
覆於郭盧隋唐因於馮劉與夫崖山之變宋杜遂
居其位而思其職觀運壅之烈易瓦之澤是何等

規模與夫樹德楊芬俎豆相望孰非前事之師乎
是故知昌黎濂溪所以正學述必不襲禪語侮聖
言知羅弘衛斌所以明禮教必不習惺闡崇攻訕
知吳隱之所以革奢侈必不資捲搖矜夸毗知鑿
禹雉越雉則不至如寶元遇警裸露矣知作亭表
十賢則不至侈高臺爲翫圖矣知捐帶助東新橋
則不至橫濫遺何公之憂矣知奏減月給錢則不
至以良口餉遺貶易矣知節用貸逋負則不至增
賦七倍於唐矣知疏請罷荔枝則不至以珠易米

以香易農矣知興利開靈塘則不至爲漁蜃而辦
課矣知建言免括屯則不至抑勒取盈矣知榷鹽
禁增額則不至併餘銀困貧社矣知開寶餉恤舉
人則不至遺荒獨干天和矣知韶石獨隆祀典則
不至舉非族求福祐矣知羊城置七校樓船則不
至耽狼豕弛兵防矣至於溪洞阻逖與猺獞俚獠
諸種類相雜猶縱豕突不易撲滅重以海寇島倭
時乘濤出入爲患欲使佩犧之民安耕田畝豈無
萬世之長策矣平矧

今上尚明治天下右文復古百度惟新故陽德所被雖
蕉阜枕林之鄉弦誦相聞登名齒中土而曲江菊
坡足以啓後人攀駕執鞭之願他若堂曰思古臺
曰九成亭曰還珠樓曰鐵漢軒曰遺履其人雖逝
其垂暉不磨而行宮船灣炳炳猶有正氣彼昌華
示雄爲民蠭賊惟有浮埃而已不足爲戒矣平
夫人之脩容以窺鑑也雖躁且隣者瞿瞿思正其
衣冠今往跡具載善惡截然誠爲良工苦心鑄鑑
由之師善而齊思惡而改恢弘名教培埴世運其

爲鑑照也不其凜歟是舉也撫按諸君表正於上
藩司某某某司某某並相其成是皆自本無翳因
以對影匪爲文具已也辛酉仲夏藩君還

朝以志造請序其端予本諸君子所以樹風教者次
其顛末庶後有作者求所以鑑之斯善矣

賀元輔嚴介谿八十序

代歐陽
約菴作

師輔介翁壽登八十時在朝公卿大夫暨百有位
君子相與談事稱慶旣憚焉備矣吾宗某等自家
踰數千里赴京相與賀翁於長安東第屬必進以

言必進作而嘆曰異哉軒冕父輝而雜以煙霞泉
石之沖致將古所謂有道者身處廊廟之上心存
常布之舊羣非信然耶稽古歷代碩輔顯勳業於
朝不知其幾也求其以厚重姻媾者不多覓惟宋
有范文正敦倫振俗搜庫藏散姻屬皆盡至今士
大夫高其義以爲不可及非建功立業苟知徇名
者可勉爲之而敦睦實行無誠正之學未足臻其
分歟吾宗自楚國起神童官至翰林承旨八十
五猶在朝賜肩輿入延春閣後人傳誦爲族光今

吾高祖夫人與翁偕老齊眉親見翁位晉元輔蒙
賜祿入直則吾宗藉以爲榮又將世有聞矣
然楚國生仕元朝無以覩

大明之盛又職司制誥未秉國政嘗由瀏陽省故里僅
葺舊祠立坊存識翁遭逢

聖明中興一德一心如元首股肱之相倚屢沐眷顧累
忍隱賜捐金構吾宗祠宇復拓田供祀使示人知
尊祖重宗墳歲大侵又捐廩五千石瘞饑不足繼
之以金賴全活者甚衆郡有秀江上下浦井清流

古渡民病涉又捐資代石造三橋歸德于

天子賜嘉名以表鎮之於是來往惠利無窮楚國有知其感服爲何如哉夫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凡以此心加諸彼而已翁厚族以及其里姻而不忍薄故仰體

皇上如天之仁視薄海若比閭也其忍薄之憂天下文武吏耗亂不職贍貨繩民屢將德意戒諭并令監司不時奏黜遇各處水旱螟疫地震惟恐元元失所請蠲逋停徵輸京儲賑恤南北倭虜闖疆不

逞夙夜自中指授務期盪定毋敢玩寇僻遠下僚
有孤介之士淹頓者聞即振拔不至墮落他如寢
逸帥之兆邊釁止奸因之起盜獄杜橫民之誣良
善使畏途若衽席而老有終幼有養無失滲累
皇仁皆翁推饑溺由已之心自里姻而達之於天下者
也夫德厚者其流必光振古爲然文正有憂天下
之志而敦厚自親始故天降其報以顯後裔而列
政府者繩繩相繼公慕文並高義以厚重姻之心
達之於天下使各得遂其生全之願則感其德而

祝頌者莫不願公子孫繁衍聯綏朝簪引聲光於無窮詎壽公一身多歷年所已哉必進不能文景翁盛德大業掀揭宇宙人未能領之未翁之所以見慕於里姻者侑壽觴以見管絃之鳴未如擊壤之味爲得其真也

贈劉盤山知永州序

嘉靖戊午之仲夏虞部盤山劉君奉

命守永州求同鄉以教言屬筆於予予惟古人以言贈者多矣惟柳宗元序贈零陵令薛存義取譬於傭

反復以受直怠事且從而盜之爲懼至今稱爲明
言予不及詳存義設施然史載存義到任期月逋
匿辦理蠹奸披露首服由是民之逃遁者復還愁
痛者笑歌則宗元所云訟平賦均不爲虛取直者
有明徵矣而後之不及存義者豈其智弗若歟不
能體受役之義視民如秦越然甚或恣意侵牟噬
盡乃已又不止於盜焉爾也可望其民懷如存義
乎哉盤山幼嗜柳文味其序言私心以爲識治體
今知永州實古零陵郡是一郡之民同平於盤山

非徒受一邑之直而已時而涉城東麓泉有存義
三亭在焉玩宗元記刻謂氣煩則慮觀視壅則志
滯而清寧平夷則理達事成必將躍然自悟曰此

存義之所以不虛取直也能不有與焉蓋爭別零

陵在唐時風淳俗鬼在旌居推髫叟半丈歲貢侏
儒符牒相望而良歛大吏動以化外繩之其爲令
甚難存義獨以受役爲重均平敷治民莫不歸慕

如嚮我

明德教覃被而九疑一帶家閑禮義文物辨於中土非

李崖時除河東盤山又爲郡守領州一縣大一方利病皆屬指畫是存義不得爲於唐者盤山得爲於今矣以存義之難爲而化能擎於一邑曾以郡守其專且重乃不能寃存義之所爲耶夫善爲治者必法其故而前事之証後取爲鑒盤山蒙學淵源浸濡日深先翁憲副公初起工曹出守

叙州所在有政績蓋得於朝夕佩服之素故初令鄒平潔已奉公上下咸宜久之治狀上聞徵補工曹晉虞部大夫而卓然自樹是皆以先翁所已試

者行之茲又以治斂者治零陵則平訟均賦不虛
取直而逃亡復繁民無橫夭寧恭梓義之風聲也
哉然存義有政績賴宗元序言以傳愧乎不能如
宗元嫻於辭聊述其義爲書贈庶後之傳循吏者
亦或有取於斯云

慶差都御史周嶠山六十敍

我朝設六卿分治各有攸屬至職司風紀率十三
道御史轄朝綱按方岳則左右都御史實總之其
任崇責重多擇尚書有風力者改任凡以警官邪

卷之三
維治道也

今上聖德中興發聰奮斷照臨如日月一時忠邪賢佞舉不能淆頃左都御史員缺特產

聖諭下輔臣擇剛直者任之及廷推三尚書時嶺山周公參贊留都機務獨簡用焉非夙望孚於

聖心而何其協輿情一至此哉明興百有九十餘年繇

留省尚書入臺卓然振世者若馬端肅以兵書載

恭簡張簡肅以刑書三公自少重名節砥廉隅起

臺省屢歷外藩入掌政禁所在以風采著而縉紳

鰓鰓然惟恐其不早柄用則徵召自南者從人望
也公在諫垣以直節稱及遷遭州縣備嘗險阻而
黜徇坊潰志不少變久之起藩臬晉中丞撫留忻
鎮兩廣簡稽休燠憲經發奇使江南嶺表四陲寢
柝畜鷄黍以長子孫即三公之保釐晉楚宦威遼
陝又何加焉旣掌留銓改司馬有管鑑之責昭委
遏渝一切以靜鎮之而百司視爲典刑豈昔稱南
京四君子者公非其儔匹耶夫天欲昌人家國必
貽以黃耆之臣恭簡在臺寺雖遭遇之隆而年踰

襄羣設施未寃簡肅值正德初年織監柄政不久
於位惟端肅受知

敬皇挺素秉直知無不言而振肅風紀之疏至今猶想
其風采由之握本兵掌銓衡晉秩少師挺然以重
者自任故十八年間盛美治效爛然可覩也

今上以剛正用公不異三公之特簡公正位臺端踰四
年淵澄山峙襄枉屏戢中外肅然母敢以私干而
年方六十葆和含硎則戴張未竟於前者可竟於

今日矣矧

聖明負堯舜之資遠紹唐虞事攀而奉漸重圓如日升
月恒則異日百揆之宅又不但以端肅期公也而
公之自待詎但已哉予嘗私計同鄉擇臺編前有
戴張名德今有公紹之而遭遇盛際非昔可比蓋
有餘慶焉值嘉靖戊午十一月初一日寶公誕辰
思齋霍君等舊列臺弔從公後屬以言因序以志
私慕云

慶司空歐陽約菴晉宮保序

嘉靖戊午八月

卷之三
朝門成

皇上褒美司空納眷歐陽公勞伐

加太子太保以示優眷凡同鄉仕於朝者相與噴噴

嘆白

國制保傳之官不必備非勲德茂著

特簡者不輕授一代亦不數人今於公見之蓋功比蓍
龜蔚然間出不足以標異鄉邦乎哉既展慶於私
第復屬予以言予聞自昔建業之臣非獨黨惡髡
也其所以當天意孚君心者蓋必閱歷多而忠勤

著其理不可誣也我明自

成祖定內此意歷宣德正統間重新

朝殿時在平吳榮襄由司寇改掌邦土董營建事幾
二十年普秩至少師寵榮極矣而才善默識經書

井井荷

賜銀章文曰和敏詳達蓋以貺其行云

今上聖德中興勵精圖治至明至剛遠符

列聖而群工奔走竦息鮮克稱

上旨公起儀曹屬歷藩臬晉中丞少司馬節制鄖陽三

吳兩廣凡九省久之召總留臺入掌邦書危仁履
義功在國家不可縷數也大者如療江南饑殍生
活奚啻數萬命掃盜黎患許擒安南逋逃而全廣
底定及重祐

都城善於調劑民不知役是其乘時炳烈蓋灼灼可
觀矣邇者

聖明祗承

天眷勅司空再新

朝堂垂萬年不拔洪基時公釋吉補司寇

特改任焉非大業所重循榮襄之績耶然榮襄值于戈
甫定經費無幾庫藏盈溢其山谷儲材呈珍表異
者繩繩聯集令南北焚火警公私告竭而支吾補綽
課計毫釐較之榮襄所值時勢旣殊又臨莊重地
中外拭目俟成視

先朝可寬歲月者事體亦異故公之所處尤當其難
方工初興

廷議工程浩大非竭天下財力莫克以濟且循
祖宗舊制徵夫徵匠及并豫齊魯間矣公提綱不撓圖

難於易遜屬分理使財力不爲內耗比見役次不渝則停派夫臣有疏費出不浮則停開征例有疏恐有司苛責煩民則申飭戒諭有疏卒之事半功倍未踰期

門樓落成信有以繫萬國之心視奏績於十餘年者爲何如也矧

國初法網未密財利無制滌囊得以操柄市衆使嘿欲趨事議者與其才而不與其守公義軫截然毫末出納付諫臺稽察而費省不貲中外晏然則

官保優榮非教天下以忠乎哉夫不二心之臣固天所遺衛

社稷也公精多受弘堅凝攸遠而簡注方隆忠勤益抒則

晉錫柄用固穰穰平便蕃而未艾也謂非天之所相耶予叨督工程辱同事愧不能槩述盛美因同鄉之請而頌其大者使知受福固有道云

慶少宰李西野六十序

我明白

金華先生集卷之五
聖祖設詹事等官輔導

儲貳咸以勲德大臣兼之不別設府寮且

諭侍臣曰老成人動有典刑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於此

莊服

聖慮淵微爲萬世計甚遠也吾郡固多名德在洪熙初
有進賢向公以右都御史兼詹事至弘治末凡七十
餘年東自張公以少宰兼學士掌府事又幾六
十年西自李公以少宰兼學士繼之豈氣運相乘
固有待耶

聖諭云連抱之木必以受大
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
詹事省給太子家於內外衆務無不掌所輔翼者
不獨連抱之木萬金之璧已也其遭遇際際非凡
其執司之徇公諒直有爲在府郎條人事首以錄
用勲舊爲言剴劖稱

旨下所司施行東白以氣節經濟自命綱常治道多所
論列晚遇

敬皇知眷勸講太極圖憚動

天顏有天生斯人開朕之惑是二公不忝爲半成人於

輔導亦有裨矣公計偕上春官對大庭侃侃陳素
荷

今上殊獎諫諫述時事取置二甲首識者已慶奇逢而
大用可卜及編摩史局歷官察人司咸昔留都少
宰召任今官非親擢而柄用之耶夫事君者先資
其言而後成其信公以讜言爲贊固非剿舊聞厲
鑿氣儲詞林二十餘年研究聖賢遺訓求其孰爲
可法孰爲可戒驗古今得失之變求其何者爲必
治何者爲必亂是昌言於大庭者又印正於心矣

間嘗奉

命校文武士擴點麾萃必言足抒志者取之以倡士習
在大學隨賈利蘶教用不厄佐留銓研核吏弊母
敢弄手芟自擊邊防墮弛國計耗額與罕蠻舞析
井井中肯綮若身親其地然益知公志在天下不
徒以文章致身也矧東自於正德初群奸妬擠竟
不能酬所志

今上銳志太平而二三元老又協心一德無復正德時
事公年方六十值陽道方弁之會可以竟其設施

異日入柄大政取印正於心者注措之則所行皆
正道而事業博大翼然杜稷之幹矣視睿言之贊
不有以成其信耶今子月十月實公誕辰予輦恭
姻未述以相慶以見天之所以生公者固不偶也

贈邵月湖守邵武府序

予昔理刑于閩同監司由三山沂劙浦抵樵川其
土曠爽其氣清淑其俗治生勤儉力農重穀所至
村落聚徒教授有古遺意旣閱監司校士藝類習
學究鮮有得以故人才寥寥不甚著於是俛而思

曰異哉熙春形勝宛然如宋在宋則策勛流光先
後相望而忠定挺天地之正氣爲百代殊絕人物
今求其能表著者不一二見焉傷哉大道之隱也
獨山川之罪哉夫人才風俗每壞於因循成於振
作世之秉麾司牧者以催科折徵爲能甚或索隱
市明巧爲文移以炫聲稱其視人才盛衰漫不相
及以民安畝畝苟免戶外之警則曰是亦足矣寧
知懷材憤忠時至而顙脫耶今天下文獻推餘姚
月湖邵君積學濬貫與保傅南渠李公相切磋洞

見斯道本原以家教廸世範袁然魁兩浙及知大
安署正曹郎砥行振職俱不負所學茲奉

命知樵川郡事非天欲重瀆風氣追有宋人材之盛乎
抵其境則纓本無塵樵溪必不濯可以無袁轂之
味視民狎於野未耕火耨不必煩劉蕡之振惰俗
重犯法獄無株連不必效王祥之發奸寇攘不興
民恃以安不必勞主遂之招集即平日所學追琢
秀文使去塵荃長新悟而孚化之務莫此爲急如
以人才係於地運未可旦暮道葛闕則人閭苦閑風

氣矣及得常袞振作遂知向學人才駿駿匹中出
矧樵川風氣與閩南諸郡同而人才隆替迥殊可
謾之地運也與哉夫饑渴之人習於蔬穀未試嘗
之以烹魚燂炙固不解羶鄉之足臭一旦入市腥
而烹魚燂炙既試口吻乃知終爲奇品而饑腸渴
胃自不容遲遲而飽餐矣樵川士習狃於固陋以
其無理義之膾炙嘗之也今誠以吾心之所嗜者
試之則慕道而趨自嗜學不厭由之義理充實寧
復安畎畝而薄功業矣乎昔尹師魯知光澤一令

耳勉礪士學文風爲之一變居有專心之責一郡觀法折繫振作視令爲易以力之所能爲者求副心之所嗜則樵川文風日盛將必有忠定者出於其間異日追本折自如常袞之在八閩師魯之在光澤不先後相炳耀耶夫郡政多端而予獨以作人材爲贈蓋先其重且急者則庶政自無不舉矣

慶太宰吳默泉六十序

嘉靖三十八年仲夏三十二日太宰默泉吳公壽
躋六旬嘉禾進士某等與公季嗣洞制科相率求

予言以慶予竊惟大臣關天地國家之氣而老成
典刑充後學準繩不徒聯景炎光抒忻慶之私已
也嘉禾兩浙奧區人文甲海內稽前載自陸宣公
典機要爲唐名臣歷宋若樓資政常端明並秉銓
參大政至

明興二百餘年公始秉銓繼之何其邈矣凌曠而橫亘
不多遇耶古稱太宰爲天官即吏部之任言其變
憎取舍至公至平如天然天欲興人家國登庸忠
義必遺厚德老成持心如衡爲世楨幹蓋振古已

然我

國家懋光累葉格

今上聖神中興永綿洪祚豈不遺厚德老臣以膺銓衡
之任以爲一世人才之司命歟夫雲從龍風從虎
以類應也方

龍飛首科廣進士額凡四百人皆以左右之業期之公
由是科出身歷工刑兵三曹嚴繩檢不自抑蔽奉
命校齊魯秋闈崇雅黜浮文體聿變爻教歷藩臬前後
督雲貴嶺表三省學校以身帥教不矜辭藻而肅

憲敷仁在江右尤久且著以民望晉中丞撫綏其
地召左司空司寇改少司馬總曹于淮仁心爲質
杭義潔方以致吏警民懷蒸蒸向乂其卓然功在
杜稷者如徐充一帶災甚奸萌竊發奉

勦卹賑調度有方活數十萬命汴盜蝟起流抄至淮公
以兵扼要地迎擊盡殲其衆而兩淮安堵皆功高

勿有

上知公可屬大事晉掌留臺召爲司空躋太宰非親取
之而又親用之耶自嘉靖首科至今取士凡十三

舉矣而柄銓政獨公一人是雖公之福澤夷隆其
所以仰注

衷秉俯信輿論夫豈偶然語有之所得者厚故所發也
盛所養者正故所關也大公宅心坦夷洞達不操
一切矯爲名高秉銓已餘三年循資酌望惟公法是
稽無一毫睚眦意至夫計群吏有耗亂不職者雖
戚里不少徇即宣公之抑掊刻搜胥政之志恩仇
常端明之申正氣公兼有之矧三臣當唐宋末造
莫竟用入之志今

聖壽萬年如乾運於上公年方六十苞神毓和孰宰衡
植賢彙以昌壽

國脉駿駿乎宅于百揆左右元化視三臣所遇殆未
量也非積氣濬發久而彌昌乎哉夫壽爲不朽之
道不止期顧耄耋而已由宣公以來數百年田夫
走卒指其所遺皆知敬羨公事業被當時惠澤覃
小民固將流光無窮與宣公並傳而天又顯不匱
之仁使公嗣伯仲聯綏於朝季取進士高等行將
續大業震於天下所謂參天地闢萬象浩然而獨

存詎戚里景慕之私已哉予昔忝公寮未師法最久因本戚里所以景慕者述以壽公庶稽世觀德者徵之於鄉人云

贈張誠叔知內黃序

予嘗繫古來物理知大才晚成非虛語矣桃李芝姿與春爭妍而難以充隆棟者其質萎也梗楠產於深山中飽風霜摩歲月有生師採之足以勝廊廟之用豈老幹堅貞固一日之積耶漢有倪公寬若學善屬文初困況途遠跡業家之間默默無所

表見及應薦入朝出令內黃勸農業緩刑罰務在
得民心吏民大信愛之俎豆至今誠叔幼負奇質
攻古文詞精思健每遠邇秦漢每督學按試輒首
諸庠士然淹頓十餘年不輒舉至壯年計偕北上
又歷四春闈始第進士出宰內黃將造物者無深
意戶之平哉內黃爲魏博支邑由漢以來千數百
年以令除者非耳目可睹聞求其得民如倪公寥
寥不槩見非時有古今倅難化格以其無倪公之
心處之也方倪公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節

以不朽之業望斯民至收租裁閭役興廢相假貸
藪如父子即課殿不辭寧要市於衆耶而民恐失
之爭輸不絕卒之名聞漢武徵爲御史大夫未始
不自內黃之政基之誠叔以鴻漸之翼父困而升
與倪公相類今新硎初試爲倪公過化之地是矢
以顯倪公者寄之也時而登博望眺衛河跡倪公
渠而少爰焉必曰爲民興利是何規模沾沾子丈
具其誰與我退而隱括於心果能爲民謀自分課
殿否求之於斯民抑能直得其心惟恐失之否則

不必求之於古跡而精神孚契徵如倪公所授矣
然倪公以循吏徵至任大執法事多歛之立以稱
意任職久無匡救是知惠愛斯民而不知以道事
君誠叔遭逢

聖明居畿輔之邑一念惠愛可朝發夕聞異日下徵書
列侍從晉大僚則引經執誼必不爲封禪明堂之
領而揮壓朝端詎至官屬之易視也哉是遠大之
業雖基於內黃而格

主之學又不但如倪公以惠民稱而已予識誠叔於督

學時信其晚成不偶書以遺之用致期望之私云

贈林復夫荆濟南序

嘉靖三十八年季夏林復夫銓判濟南有知其賢者翕謂用枉其才問之則曰今制郡推縣令以治狀著並得徵爲臺諫判滯條格上官類蔑視之以才行舉者非無一二焉銓部計吏治亦隨俗軒輊以才行殊擢者百無一空焉故除目一來卽嘆命薄比比而足以復夫之焯厲自拔限之此官不爲絕塵之駿汨以橫軛者邪予則曰審夫上信是人以

官重非以人重官也夫位無崇卑稱職爲賢而握
大任重者每於險阻中得之濟南爲古齊地上下
數千年秉麾相禅不知其幾也史載呂文靖判濱
州力拯水災奏罷稅農器王文正即以台輔期之
韓魏公判淄州留心民事不憚瑣冗王博文稱爲
杜稷臣是二公相業定於作判時視之擁大纛席
崇樞揆怨爽行爲齊人指疵者豈其以彼易此哉
夫崑山之玉見之無不以爲至寶黃鍾一奏聞者
即知爲希聲今之作判有能影響二公而不爲時

知援者乎不思振濯斲表見徒以尼條格爲病其
亦遠二公之裁矣復夫讀宋史極二公勳德節槩
屹若山斗想一覲之不可得已茲繼判其地而過
化之迹父老猶能述姓名俎豆不忘則瞻拜廟像
如揖讓然不徒想慕於史冊而已燕居獨處即日
之所爲隱括於心某念合天理某事順人情務求
無愧於二公視塵牘糾纏與夫米鹽事叢集沓來
可視為瑣冗而不親乎按行所隸水旱荒蕪相仍
物力大屈加以倍刻之政不便於民豈無稅農器

之類所當奏罷者平舉民生休戚以身有之大者
封聞小者斧斷則爲民實意上下咸孚必有知已
如文正其人譬之玉蘊石則山自輝而群竽混鳴
益見黃鍾之特響也矧

聖明蒞治留意民瘼由判府躋顯位者前後相望又不
徒如二公著見於宋而已豈踔厲自拔者而終淹
頃於盛世也哉予昔司銓每見謁選者不樂居判
府譏其無志操及忤輔臣出判天雄即隨分盡職
無一毫芥蒂意卒叨冒六卿有愧二公之相業而

官不必擇益有明徵彼談利害於復夫之前者吾固知其歟如也

慶賀西崖錄蔭序

西崖賈公守備

天壽山凡四年餘矣勤恪集事疎然自潔日戢逋宄爲根本遠圖甲寅冬獲奸細奏實

聖天子旌之玉帶越已卯春又連獲奸細貳名奏實蔭其姪倫爲錦衣衛鎮撫并錄家丁爲小旗者凡貳人予於是又有感於邊防之弛壞而不能無羨乎公

也方成周入春秋邊事興矣然岐隴之民平居天
締同袍相與脩戈矛甲兵以志公仇固不待賞之
使勸今

制守備不設并潛入外國透引夷情者俱常刑無赦赫
然如雷霆之震擊而沿邊豪黠冒憲好利不顧親
戚兄弟去而從虜甘伺中國虛實以售之即沸鬥
鑊不顧其守圉扞敵之臣耽處榮逸晏然視之致
令潛入內地疊爲疽根何異厝火積薪之下因其
未燃而謂之安耶公自髫年入皇城績學內書館

即有巨人志未幾直司禮監日研墳史娛詞翰傑然自見其才久之荷

聖明知授屡進太監不出綸館前後竟

勅文參典儀井井有章膺殊錫命服日益加焉及一使關中再使汴梁所在矜節行允正論識者知其志在報國不徒以富貴榮身今守備

諸陵獨能憂深慮遠最奸細消虜萌視之膺封疆之責而偷景待僵者爲何如也夫燎原之火起於微渺善禦火患者不以焦頭爛額者爲功而以曲突徒

薪爲上策自庚戌之秋虜塵盪京城一切巧宦者
視鎮邊如棄市百計求離其地使皆憂慮如公謹
烽堠明號令則虜謀自伏不敢鳴鑼內向即犬羊
之性叵測而備周事飭豈能顛翻大都跳身而來
刺邦而去也哉是戢獲姦細雖無汗戰之勞然羯
心內阻不必折刃吞鎚乾耗帑貲而功已覆於生
民矣矧

國家旌有功所以教之忠也自公守備於外冒風霜
出入荆棘中孰與司禮之爲清逸乃不以其清逸

者而易其所可憂慮焉。翠之功聞朝廷身荷錄
典使中外士民聞之皆頃電掃虜庭使內無姦萌
官無糜食謂非有以風之哉。予輩喜公此舉足爲
世勸因敘以詒之且以勵封疆之臣云。

贈僉憲黃前川之八閩序

國家設衛分屯使戍卒耕給而薄取其賦以充軍餉
各有差額蓋寓兵於農其法最爲近古猶慮政弛
不脩專敕憲臣清理兼總水利與民並濟凡以
勗戰功戒不虞也百餘年來姦弊日滋膏壤上則

盡爲僨猾所牟取甚或墮板圖易畝段私相貨售
於是豪族要人得竄穴其中所遺種於軍者瘠鹵
數頃而已又溝塍壅圯濬洩無資即終歲勤動不
足以救饑餒乃求升合助征需其可得乎往往理
興化郡徵有爭屯田不決者十餘年判之則勢家
厭脅軍面衛帥反曲右之不敢吐一喙及歷八閏
盡泉漳南境其弊皆然非先後司憲者玩愒相仍
弊積至於此極耶古語曰善爲人者愛其力而成
其財財盡則怨力盡則叛世之所謂幹理屯政者

不過曰某處屯糧未完比較催徵又繼此而代之者至則亦云云至於勢要占據名存實亡與夫蕪金浮菜久曠耕未者漫不省憫可謂愛其力而成其財也與哉前川昔宰丹陽恐一民失所及司廷尉於輕重罪釋必求得其平少有拂於情與令甲或奏者不但已也今屯利歸巨室而害遺疲卒丈衛籍真僞不可質詰與夫古溝名渠圯占爲私其不平失所莫甚焉使非以身肩之清復舊額徒期限征科以了文具是拋綱理自適爲貪猾割剥之

資耳國家之所以勅憲臣者固若是耶夫經遠
之禁不貴於立名而貴於務實不難於革弊而難
於任怨前川天資淳實無虛習則取辦文具以竊
虛聲者吾知其弗爲矣况倭寇鴻張軍不受甲雖
云紀律未嚴亦由平日艱衣食不足以鼓其勇耳
此何時而忍文具爲哉使以篤實之心行之而勞
怨不避則屯額自清公私日裕而執事之耦莫非
荷戈之雄也由之清倭氛服方外豈非活國安人
之大經乎哉是在前川加之意而已矣

鑄壺堂稿卷之五終